

丹青恨



丹青恨

田
邀



丹 青 恨

田 道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75印张 2插页 134千字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4,600

书号 10331·189 定价 1.05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丹青恨》以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同卖艺的侠女飞姐的爱情为线索，反映了上海小刀会起义，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。苦大仇深、武艺高强的飞姐在患难中同任伯年相识，他们没有沉湎于爱情之中，而是双双投入了小刀会的革命斗争。飞姐不幸被捕，任伯年极力相救；飞姐出狱后，积极组织龙灯会，趁机劫狱营救小刀会的头目；飞姐和任伯年又巧施计谋，活捉了吴道台，截获了四十万两银子，从而使小刀会胜利地举行了起义。作品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晚清的历史画卷，题材别开生面，情节曲折感人，既有儿女情长，又有刀光剑影，既有胜利的欢笑，也有失败的悲歌；飞姐的性格活灵活现；作品雅俗共赏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侠女登场.....	(1)
第 二 章	查问假画.....	(11)
第 三 章	横生枝节.....	(20)
第 四 章	峰回路转.....	(26)
第 五 章	乍出牢笼.....	(33)
第 六 章	渔村火起.....	(42)
第 七 章	侠女落难.....	(47)
第 八 章	雨夜探监.....	(52)
第 九 章	走访外侨.....	(57)
第 十 章	初识虚谷.....	(65)
第 十 一 章	深夜出城.....	(71)
第 十 二 章	重入画境.....	(77)
第 十 三 章	龙灯求雨.....	(87)
第 十 四 章	混水摸鱼.....	(93)
第 十 五 章	以画寄情	(101)
第 十 六 章	心事重重	(109)
第 十 七 章	狭路相逢	(114)
第 十 八 章	孟兰盆会	(120)

第十九章	屏风前后	(125)
第二十章	山雨欲来	(131)
第二十一章	胜利号角	(136)
第二十二章	议婚完婚	(142)
第二十三章	深夜除奸	(150)
第二十四章	风云惨淡	(158)
第二十五章	一片火海	(166)
第二十六章	一曲难忘	(171)

第一章 侠女登场

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上海滩已是初夏天气。各种浓绿葱茏的树木，点缀在街头，罩下一片片浓荫。街头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有些人已换上轻便的富有时令色彩的夏装。紫红的杨梅、黄里泛白的白沙枇杷，已有人车推肩挑叫卖上市了。

两个月前，南京传来太平军进驻天京的消息。那消息传到上海，真象一块石头投进死水潭，引起一片激荡和恐慌。租界上的洋人和县城里的官绅，都鸡飞狗跳了一阵子。但过了不久，好象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租界依然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县城依然是官绅老爷们擅作威福的天下。

当时，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对内盘剥百姓，对外则屈膝于帝国主义，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好端端的上海被列强分割成好几块，各自霸占为租界：南至洋泾浜（今延安东路）、北至李家场（今北京东路）、西至界路（今河南南路）、东至黄浦江为英租界。南至上海县城北门外护城河、北至洋泾浜，为法租界。虹口一带为美租界。

洋泾浜是一条通向黄浦江的河流。河的两岸有很多摊

贩，卖小吃的，卖旧衣服的，卖小古玩的，摆卦摊占课算命的，卖草药的，也有玩蛇的，耍猴的，变戏法的……吆喝着，敲打着的，形成喧闹、嘈杂，很不和谐的声浪。

一群人围拢成一个圆圈，圆圈中一个五十开外、矮小结实的老汉把一面小铜锣翻转过来捧在手上，兜着圈子求告：

“帮帮这个孤女吧，她父亲刚刚去世，无依无靠，我是她的师叔，帮她讨口饭吃！列位就高抬贵手，施舍几个小钱吧！”那声音喑哑中含着凄凉。

偶有几枚小钱落在小铜锣里，发出稀稀拉拉的叮咣声响。

从老汉的求告声中，人们注意到在插放长矛、大刀の木架子旁边，站着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卖解少女。她叫飞姐，自幼从父亲那里承袭了一套耍枪弄棒的本领。她那端正、俊秀的脸上分明流露着悲痛的情绪，长眼睫毛下闪烁着明亮的眼睛，白里泛蓝的旧土布包着头，没有包牢的一绺乌黑头发耷拉在小巧的耳朵旁边，脸型和体态，都呈现着匀称、美丽的线条。她穿一件短外褂，一条白麻布扎腰，明显地表明是丧期中穿的孝服。虽然贫困、苦难折磨着她，却依然掩盖不了她的光采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被她照亮了。这正是任何一个肖像画家、仕女画家一直追求、寻觅又难以遇到的理想的模特儿。

老汉走到三个后生跟前，刚要开口求告，一个后生骂道：“老家伙！你又不是她的亲老子，瞎起什么劲？”

另一个后生接口道：“要她自己过来，叫我一声好听

的，我就给钱。”

飞姐明明听到这种蓄意调戏的话，却假装没听到，扭过头去。

老汉辩白说：“我是她的师叔，目下我就是她的亲人，我当然要照顾她。”

第一个后生窜上来骂道：“师叔算个屁！你替她要这几个小钱，能填饱肚子？要是她跟我交个朋友，我保管她吃得甜，睡得香！”说着拍拍胸膛，唾沫星子乱飞。

飞姐的脸涨得绯红，她抬起头，用憎恨的目光匆匆向三个泼皮后生扫了一眼，转身对师叔说：“师叔，我们走！不和这种人啰嗦！”

“甭，还充清白哩！”那第一个后生逼到她面前，用手点划着：“你走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只要不出这上海滩，你就甭想逃出我的手心！……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飞姐飞起一脚，把那泼皮踢出一丈多远。

另外两个泼皮捋起袖子，摩拳擦掌，大声喊叫：“要造反呀，那好哇，先把这野丫头带到巡捕房去，我们找红头阿三①去！”

老汉在一旁只好息事宁人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请哥儿们多多包涵吧！多多包涵吧！”

被踢翻在地的那个泼皮这时爬起来，回到他的同伙当中，正准备协调行动，展开一场恶斗……。

忽见一个壮年汉子，排开众人，喊一声“慢！”说着大踏步走了过来。

大家看这人长衫窄领，外套个松烟绿茧绸的夹坎肩，大辫子盘在头上，一手撩着长衫。他两道剑眉上挑，眉骨隆起，目光炯炯有神，气宇轩昂，年纪约三十四、五岁。看打扮象个斯文人，那种气概又象个江湖侠客。

那壮年汉子用锐利的目光盯住三个泼皮后，大声喝问：“要是想打架，就来吧！我奉陪。要是到巡捕房去，我也奉陪。”

三个泼皮面对武艺高强的飞姐已有些胆怯，见飞姐在他们发出一片喧嚣面前屹立不动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一双严厉的目光正逼视着他们，越发没有了主意，一时作声不得。

壮年汉子转用和解的声调说：“都是江湖上的朋友嘛，如果都不想伤和气，那好吧”，他向三个泼皮拱拱手，“我们后会有期！”

被踢翻的泼皮嘴里含糊地咒骂着什么，另两个泼皮半说半劝地推推搡搡，一起走了。

老汉忙向壮年汉子深深作了个揖：“不敢动问，义士尊姓大名？”飞姐也走过来，屈了半膝，口称：“谢谢大叔！”

壮年汉子一面还礼，一面看到围观的人们已渐渐散去，便笑道：“在下叫任熊，人称任渭长的便是。”

老汉高兴地说：“你的大名我知道，你是上海滩著名的画家呀。那边洋泾浜桥旁边扇摊上还卖你画的扇面呢。”

任渭长一听这话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，我回头倒要去看看。现在，先说这里的事，下一步你们怎么打算

呵？”

老汉一时无从答对，忙着让任渭长坐到一只放锣鼓衣物的木板箱上。飞姐面对这个斯文人，感到有一种亲切感。她尊重他，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。

只听任渭长说道：“我看，那几个泼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说不定还会纠集同伙，前来寻衅闹事，你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。姑娘的身世我也知道了，她现在是孤单单一个女子，在这上海滩上，鬼蜮成灾，人心险恶，稍不当心，就会掉到别人设置的陷井里去。”说到这里他顿住了，抬头望望飞姐。见飞姐带有几分稚气的脸上透出一种庄严的神色，那一双天真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坚毅的光芒，她正气凛然，毫不畏怯。任渭长觉得精神一振，仿佛自己也为这种庄严、坚毅的力量所感染，不禁对这个风尘中的卖解少女升起一种敬重和怜惜的感情。

他转身问老汉：“你是她的师叔，你怎么打算？”

老汉叹口气，好象嗓子一下被什么卡住了，用骨节突出的手指头揉揉发酸的鼻子，才难过地说：“在下姓苏，和飞姐的父亲生前有八拜之交，老汉年轻时也是跑江湖卖艺的，现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还有一家老小在嘉定，也常常揭不开锅，本来，该由老汉收养……”苏老汉声音哽咽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飞姐听到这番话，好象置身沙漠，四顾茫茫，天地虽大，竟无自己的栖身之地。不由心房一紧缩，阴云浮上眼睛。

三人相对，一时沉默无言。任渭长终于抬起眼睛，望着这孤苦伶仃的少女说：“姑娘如不嫌弃，就到我家住一个时期，我家里只有我和贱内、小儿三人，暂时避一避，再作道理如何？”

真是绝路逢生！飞姐心头一酸，眼中噙着泪水，想到这位任先生，论身份是名画家，论年龄是我的父辈，不如……她想到这里，于是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任渭长面前：“既然大叔肯收留我，就让我拜你做义父吧！”说着便磕了个头。

任渭长忙扶她起来，说：“快起来，我收你这个干女儿就是了。”

苏老汉也大为高兴：“这就好了，飞姐跟着任先生和任夫人，象亲生父母一般，老汉也就一百个放心了。”

任渭长便请苏老汉帮助，用一条扁担挑着飞姐的全部家当，一同到任家去。

他们一行三人，沿着河滩往西走。初夏偏西的阳光还不算怎么灼热，沿河滩有不少刺槐、垂柳、白杨、绿荫满地，微风飘拂，在这摊贩叫卖、儿啼女号的嘈杂声中，仍保持着几分幽静。

他们走近洋泾浜桥，桥侧的一株大槐树下，摆着一个扇摊。任渭长猛然想起苏老汉说起的那件事，他想弄明白那里卖的扇面怎么竟是自己画的，自己和这家扇摊并无往来，他们又是从哪里弄到这么多自己的笔迹？

在华盖般的大槐树下面，摆了一个扇子摊。旁边挂出一幅白布招牌，上写“大东门隆盛笈扇庄”几个大字。摊子上

摆出白扇面、绢扇面、泥金扇面，还有上有彩墨画的扇面，以及装有各种扇骨的折扇和团扇。

大东门和小东门是上海县城的商业区，开设有许多店铺栈号，极为繁华。这家笺扇庄，是大东门一家很象样的铺子，它在这里设摊，显然是出于扩大经营的目的。

任渭长示意飞姐和苏老汉暂在路边等候，自己便走上前去，只见扇摊后边站着个小学徒，约有十四、五岁，一张清癯的脸，宽广的前额，和一双显得太大的眼睛。不过那眼睛清澈深邃，分明是一双富于幻想、爱好思索的眼睛。他正全神贯注打量着柜台前的任渭长和站得较远的飞姐和老汉。

任渭长走上去，看看那些有彩墨画的扇面，只见都是一些笔墨拙劣、格调粗俗的作品，署名是个姓张的，也是不知名的画匠。他便问：“有没有任渭长画的扇面？”

那个小学徒摇摇头，仍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顾客。

摊上另一个伙计，赶过来说：“任渭长画的扇面我们卖完了。不过先生要买的话，可以预订。保证画的好，交货快。”

“那我订五个扇面，三个扇面要画人物，两个要画花鸟。三天取货行吗？”任渭长故意出难题。

“行，行。”伙计连忙答应。“请先生先交定金，三天后到大东门本庄来取。”

生意就这样迅速成交。任渭长注意到，那个小学徒始终一言不发，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们一行三人，象是并不热心这笔生意似的。

离开扇堆，三人便向任家走来。过了洋泾浜桥，越过旷野，走向肇嘉浜法华路口，便到了任家。进门是一个小院，上房檐下有一棵石榴树，几朵早开的鲜红色的花朵，掩映在翠油油的浓密叶子中间，象红珊瑚一般耀眼。一个长方形用砖砌成的花坛，里面高低错落地杂植着一些并不珍贵的花儿，杂草丛生，也不加芟除，说明主人无心养花，只是吸取一片绿色生机罢了。

一进屋，见墙上挂着唯一的一幅画轴，是主人的自画像：全身，昂然挺立着，裸顶，穿一身土布小褂裤，赤脚穿着包头鞋；他两手紧握成拳头，眉宇间有一股愤懑不平的神气。

画幅上端题满了字。

飞姐虽是识字的，但对这文绉绉的字句一时还不能全懂。只是她直觉地感到，那字句的含意是和画中人物的愤懑神情完全一致的。义父把自己画成一个乡巴佬，说明他并不自炫高贵，他的心是和贫苦人的心相连着的呵。

任夫人也不过三十来岁，任渭长叫她出来，向她介绍了来客，然后飞姐叩见了义母。任夫人因为自己没有女儿，又见飞姐聪明、大方，也异常高兴，忙命女佣人备茶，自己也陪着说话。

说话间，任渭长问飞姐：“还有什么负债没有？”飞姐说起为了殓埋亡父，曾把一把祖传宝剑典给了当铺，尚未赎回，任渭长当即取出银两交给苏老汉，请他到当铺赎回宝剑来。

苏老汉取回宝剑时，任夫人和女佣人整治了几样小菜，摆了个小型筵席，任渭长便留苏老汉一面吃酒，一面看剑。

任渭长接过剑，先看剑柄、剑鞘，见上面并无镶嵌装饰，无甚奇处，待抽出宝剑一看，只见寒光四射，闪闪逼人，便笑问飞姐道：“飞姐，舞舞剑吧，让我也欣赏一下你的剑法！”

飞姐向师叔望了一眼，转过身对任渭长说：“义父母在上，让我摆几个架式吧。”

飞姐接剑在手，开始舞剑，先是一招一式，进退击刺，节奏分明；继而剑如电掣，起伏旋转，冷光缭绕。任渭长不禁大声喝彩，任夫人、女佣人也站在一旁看呆了。

飞姐舞罢剑，脸不红，心不跳，双手捧剑呈给任渭长，苦笑道：“舞不好，亮几个花招罢了。”

任渭长把剑插入剑鞘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也学过拳棒，结果还是弃武从文。飞姐有这样的根基，继续锤炼，将来是可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。”

他微微叹口气继续说：“方今是国家多事之秋，朝廷所作所为，总是丧权辱国，使人忧虑，使人悲愤。我每次登丹凤楼^②眺望黄埔江，见江上停泊着洋人的一片舰船，我就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。现在，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，多少人额手称庆，我知道上海就有十几万人准备起义响应，直吓得英国的领事赶忙组织义勇团保护租界，官府奴颜婢膝要求各国干涉，保护上海城，他们吓得鸡飞狗跳。目前一切似乎又沉寂下来了。不过，这种沉寂……”

他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套木刻画稿，画稿标签上是《剑侠传》几个字。他递给飞姐说：“这也是我付出的一部分心血，你看看，其中我也画了聂隐娘、红拂^⑤一类女侠。我常想：一个人处在乱世，神仙作不成，高士做不成，就该做一名侠客，做伸张正义、抑强扶弱的侠客，那总也算‘为国为民’做了一些好事呀。”

他转身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苏老汉手上转动着酒杯，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，似乎原来脸上的皱纹都熨平了许多。

飞姐低头细看画稿上古代女侠的画像，象是回答义父，又象是自言自语：“我一个小女子，不敢妄想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但义父的话，我记在心上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任渭长送走了苏老汉，临别，还送给他十两银子，要他贴补家用。苏老汉又嘱咐飞姐一番，才千恩万谢而去。

过了两天，任渭长才向夫人说起要到大东门外隆盛笏扇庄，找那个造假画的算帐。

夫人担心他脾气急躁，一再劝他：“和人们好说，别火气那么大！”

飞姐也不放心，要跟义父一道去，任渭长笑着说：“我去，不一定就打架呀，还用不着你这剑侠保驾。”

任渭长一心要找那个造假画的算帐，可是他找错了，他找的那人却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少年。

第二章 查问假画

任渭长要找的那个少年就是扇摊上那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学徒。他叫任润，字小楼，原籍山阴（绍兴），他父亲任鹤声，会画肖像，还会塑佛像，是一个不出名的民间艺人。任润从小受父亲的熏陶，童年时代就显示了他的绘画才能。有时父亲外出，客人来访，等客人走后，他常常用默写方式把客人容貌特征描绘下来，父亲回家一看，便知道是谁来过。任鹤声有意培养儿子成材，无奈家庭贫困，不得不送任润来上海学生意。不久，任鹤声一病不起，临终前，他把一个任渭长画的扇面，交给任润，叮嘱儿子：“目前上海滩的画家就数任渭长，你应该多看他的画，学他的画。”

现在父亲虽已去世，但父亲临终说的话，任润永远记在心里。父亲遗留给他的任渭长画的扇面，成了他学徒生活中最亲密的“伙伴”和最尊敬的“老师”。在万籁俱静的夜晚，任润不顾疲劳，在如豆的灯光下，展开扇面，偷偷地临摹任渭长的画，任润偷偷模仿任渭长画的事，给笏扇庄老板王掌柜发觉了。王掌柜见任润临摹的画与任渭长的真迹有点形似，他为了牟利，逼迫任润画了不少扇面，冒名任渭长，